

天堂实录之一

瓦砾滩

钦志新



百花文艺出版社

天堂实录之一

瓦砾滩

钦志新

百花文艺出版社

瓦砾滩

饮志新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 3/8 插页2 字数171,000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500

ISBN7-5306-0733-2/I·648

定价：3.75元

内 容 提 要

月城湖畔的瓦砾滩村，美籍华人李先生要来投资办企业了。这下可忙坏、急坏了县里、乡里、村里的人。县里人盘算，这李先生是瓦砾滩被镇压的老地主严士达的后代，他此来是不是要显威风？乡里人思忖，这油水可不能让瓦砾滩一家独沾！瓦砾滩的党支书苏福康在想，当年我们镇压了地主、分了田地，才掌握了政权。这“权”难道要让地主的后代今天用美元买去？……一连串的疑虑，于是引起了一连串的风波。

月城湖的水，依旧冲击着瓦砾滩。

题 记

我熟悉许多乡村领导，包括其中各类拥有先进头衔的人物。

我亦熟悉江南农村风土人情，包括其中各类人物的心态，以及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遗毒。

近年苏南乡村工业兴起，外向型经济正蓬勃发展。

不正之风亦刮到了江南水乡，人心啊，包括昔日那些领导战天斗地的人们。……

等等等等，于是我写出此书。

——作者

序

在扬子江下游南岸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月城湖象一块未凿的玉、一匹未裁的布，它的澄清的水波激荡着远古悠悠的旋律。

据传，在三皇五帝前，这里无湖，有城，满月状，广七里，画栋飞檐，楼宇巍峨，比后世君王之都城更富丽堂皇。月城王年约四旬，相貌之威严庄重亦后世君王所不能比拟，其文治武功，使千里之内无不臣服，珍珠成山，琼浆溢池，嫔妃成群……尽享人世间的富贵荣华。一日，月城王忽发奇思，欲去广寒宫作逍遥游，与绝世丽人后羿之妻嫦娥交觥共食，度天上君王的快活日子，遂召全国工匠筑登月之路，亲临监工，每日被杖死之民工尸成山、血成河。登月路筑到十仞高时，地陷、路坍，城随之下沉，终成湖水一片。至今每当夏日水浅，尚有人能看到宽阔的碎石街道。有人下湖挖黑泥时亦挖到过几只陶罐、一把石刀。

月城湖之西有一片浅滩，多瓦砾，光溜溜如鹅卵石，识者以为系月城屋顶上之瓦片，旧时附近百姓拾了与祖宗牌位同供家堂内，以托庇月城王之余荫压邪。瓦砾滩边上几个村庄果然比别处太平一些，湖里岸上的死鬼们很少敢于作祟，

夜里除开狗叫，鬼叫却难得听见。当然，大人小孩的哭声在所难免。

大概也是得益于月城王之余威，从古至今，瓦砾滩很是出了几个落地有声的人物。汉代，有巨人吴汉，高二丈三尺，手若蒲扇，嘴如铜盆，能须臾间生啖一条牛、两只狗、三只带毛的鸡；唐末，有白马将军程郎，使一柄方天画戟，在此率众起义，攻城夺寨无数，曾建立“子虚国”；元明年间，有相士李顺玄，知天文地理，晓人间祸福，作《油条歌》预告后一千年之天下事，因言张士诚无帝王之相被杀……稗史上多有记载。

铁脚苏三是民国以后瓦砾滩又一个叫得响的人物，他少小孤贫，三九天也打光脚，长大后在外流浪得高人传授，人高马大，双脚能踢断一尺厚的石碑，与人格斗抬腿间立即取胜，在上海滩不知打败了多少青红两帮、黑白两道的人物，后因打死洋行里的小买办才遁迹乡里，开香堂收徒弟，专与本乡乡长严士达作对，搅得这个“火赤练”难以鱼肉乡民。城里绥靖队司令敬其武功，欲换帖子，铁脚苏三鄙其汉奸，不允。遂在月城湖周围名望更大，徒众不下千人。某夜，新四军游击队把日本鬼子所树的从月城湖通到苏州的电线统统砍光，“火赤练”诬告系铁脚苏三所为。日本鬼子开汽艇把他捉进宪兵队。上老虎凳、灌辣椒水，铁脚苏三运气功抵御。本无妨，一日酋临出行刑室，复回来，铁脚苏三以为无事，刚放功，日酋用穿着老牛皮鞋的脚在他腹部连踹三脚，顿时血从口出。铁脚苏三被运回家后阳气已尽，因练成遍体功夫，难以死去，这生死之斗实在熬心，他要人用木榔头全

身拍打，驱功至尽，狂叫一声绝命。后天阴连月，月城湖浪高三丈。那时村里一个老瞎子还年轻，整日整夜地拉胡琴，破锯子锯铁般难听的声音足足在瓦砾滩响了一个月。

有人断言，瓦砾滩三百年内再也不会出露头露面的人物，岂不知铁脚苏三之子福康更胜乃父。他出生时，有一团红光落入月城湖，未上过学堂，未练成武功，解放前只不过当过严士达家的一名小长工。解放那年，他因第一个跳上台揭发严士达，遂崭露头角，为工作队所赏识。后来当了村长、互助组长、初级社长、高级社长，大队党支部书记。其间还曾吃过一段时间非农业口粮。这在一个不大识字的小农民来讲，就算不简单了。苏福康领导的红旗大队，在周围皆落后的偏僻湖乡，更显鹤立鸡群。五八年钢铁元帅升帐时放过一颗卫星，省报表扬，差点上北京参加群英会；六八年因独创忠字堂，象以前在家堂里摆祖宗牌位那样令全大队百姓供奉领袖塑像，引来全县乃至外省参观，他被评为省级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种百分之百双季稻他虽落后于他人一年，但超“三纲”第一个实现，从此名声大噪，报道红旗大队和他本人事迹的报纸不下百家，每天从塞北到南陲的参观队伍排成长龙，踏得那一千零六十三亩八分地界内的大小田岸，象打了蜡似的光滑。乡里的干部看见他先点头，县里的干部看见他先握手，地委的干部看见他马上下小汽车，连那些趾高气扬的军代表，遇上他也得把挺凸的胸脯凹弯几度。他上南京、北京参加过许多辉煌的会议，与毛主席握过手，与周总理合过影，在陈永贵家里作过客，更当上了党的十一大代表。若非名额有限，起码闹个中央后补委员。不过，这已是

几千年来除开那个最终被乱兵所杀的白马将军外瓦砾滩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了。几年后，随着不种双季稻、田承包到户，他也跌霸，报纸不见、电台不闻。正当远处的人们已淡忘苏福康这个风云人物时，忽然，报上用红铅字公布的全国劳模名单里，又出现了他的名字。不久，他与某国总统握手的照片即赫然见诸各大报，中央电视台又及时把《喜访瓦砾村》的专题片奉献给亿万观众。五届人大，他是代表之一。……

苏福康已不似当年那样年富力强，他也清楚瓦砾滩地基不硬。然而，政治角逐、行业竞争、错综复杂的纠葛他都无法回避。他总不能如外人想象的那样面团团作富翁状，过那一天半日舒心惬意的日子。

他觉得自己是在钢丝上行走。

春节，瓦砾村放假五天。

苏福康破例蹲在家里，让女儿小凤替代自己，驾驶着桑塔纳奔苏州、赶上海，向一个个与本村有关系的头面人物、各路神仙拜年。可是，女儿才走，他心里就懊悔起来。因为，那么多的关系户都是只能巴结不能怠慢的，小凤毕竟年轻，只要稍微疏忽就是没有拜访哪个仓库保管员，也会给自己的染料厂带来不小的麻烦。可桑塔纳欢乐的鸣叫已经被炮仗声湮没了，没办法再嘱咐女儿几句，他咳着痰，似乎感到此次患的感冒也实在不轻。他只能悬着半颗心。这个年过得很不轻松，感冒倒还好挨，可不成器的儿子金荣，实在令他愤懑、伤心。还有那些村民百姓，乘他空闲在家，纷纷找上门来要他公断一些实在难以公断的家务事，使他比上班更烦心。

初四中午，他一个人在家正躺到床上闭目养神，听到村外汽车喇叭叫，一下听出是自己的桑塔纳回来了。立即挺坐起来。

“差不多提前了半天，这么快？”他不无担心，穿好衣服正想走往车库去，车竟开到了场上。

一群小孩子围上来。穿着粉红皮茄克的苏小凤下了车。关紧车门，朝孩子们乱挥手：“去、去，难道你们没看见过！”说着，她一掠垂在美丽的脸庞上的头发，排开众小孩，朝家门走。脚上，穿一双紧窄窄的墨色长筒皮靴，发出“咯咯咯”响声。

苏家在场后的四间一隔厢瓦房，被周围一幢幢小洋楼夹持着，分外寒碜。苏福康发誓在全村人都住楼房后才盖房。这幢是他当上十一大代表后，县委书记下令翻造，现在也快要寿终正寝了。

“你怎么把车子开到了场上？”苏福康立在客堂间不无责备。

“促进现代化么。哎，有饭吗？”

“镬里有面，大概还热——要跑的人家都跑到了吗？”

“一家不漏，放心！”苏小凤说着走进了隔厢，盛满面，拣上一块红烧肉，坐到凳上狼吞虎咽。

苏福康看女儿吃完，说：“镬里没有了，要不要再给你下一点？”

“不用了。”苏小凤看出父亲的心思，把笔记本递了过去。上面写着的许多姓名、住址，都被红笔勾过了。

苏福康这才松口气，把笔记本还给女儿，坐到旁边的绳板凳上，缓缓地抽着烟，问：“上海那几个老头子怎么样，也在办公司吗？”

“怎么不办？都挂上了吓人的衔头，开口要你解决染料哩。”

苏福康脸阴了下来，慢吞吞地说：“照例应该，他们都

帮助过我，可是……唉，以后再说吧。”

他興味索然，正想进房间去，苏小凤喊住了：“我还有急事要汇报哩！”

“嗯？”

“我顺便去拜访了郑作家，他有一笔大业务要介绍给我们。”

苏福康立即来了兴趣，坐回去望着女儿：“什么业务？”

“他刚出国访问回来，在美国结识了许多爱国华人，有人愿意在国内找个地方合资建染料厂，产品全部销往国外，我们这里最有基础，郑作家希望促成这件事。”

苏福康两颗有神的眸子不动了，头渐渐低下去。

苏小凤觑着父亲的脸色，连忙补充：“侨胞开的条件很优惠，他提供折合一千万元人民币的美金，我方出同样多的资金，但是可以以房屋、机器设备、土地等折价，把我们这厂充进去就差不多了，用不着贷款的。”

谁不知道现在银根紧张，谁不知道有的外商名为联营，只提供设备。而那些设备又是两手货。苏福康听了女儿说的条件，果然心动，掐灭烟蒂，抬抬眼皮问：“他是哪里人？”

“上海人，姓李，入了美国籍，据说对苏南的投资环境特别感兴趣。”

“唔……”苏福康头却低了下去，叼上烟又一口接一口地吸。面团团般油亮的脸上，皱纹聚成几条小河，看得性急的苏小凤心往上直吊。

“这是件大事，要好好考虑考虑。”苏福康连同烟雾一起，吐出了这句话。

“郑作家在等着，我们要快点给回音——我看这件事非常好，我们村再想上，非得打进国际市场！”

“这是件挺复杂的事情，”苏福康认真地望着女儿，“你看《报刊文摘》，上外国人当的有多少？吃了亏连官司都没法打哩！”

“可人家是爱国华人！”

“你这是听来的，我们难道吃道听途说的亏还少吗？”

“郑作家可是个办事踏实的人！……”

“我知道，但他不懂经济工作。好吧，你先把车子开到车库里去，这件事还得郑重考虑！”

苏福康斩钉截铁。苏小凤只得怏怏地出门去。

桑塔纳连声吼叫，驶走了。

苏福康左手托腮，连抽两支烟，站了起来，推上老爷车出了门。

老爷车不堪主人一百五十多斤身体的重压，吱吱嘎嘎响着，慢吞吞地行驶在三级乡村公路上。本村染料厂仓库里堆着好几辆求购染料的客户送的沪产花色车，苏福康却不买来替换。这辆车子是在机耕路筑成的那年买的，十几年了，他对它有感情，何况现在走远路有轿车。

时近两点，阳光很好，田里的麦苗绿油油的，充满了生机。

三级公路有一丈多宽，来来去去的人有步行、骑自行车的、也有驾驶屁股冒烟的轻骑、摩托车的。一律的衣服褂

新、质地考究，脸色开朗愉快，很难看出他们是乡下人了。每年春节期间都是“大串联”，你留饭、我赴宴，喜气洋洋、热热闹闹。他们都用异常尊重的目光向苏福康打招呼。这些年瓦砾滩人生活比附近一带、甚至城里人还好，全亏眼前这个骑破车的书记，他是他们的恩公，保护神。

苏福康从人们的脸色中也看到了这一点，心里很满足。这样一来，车子却骑得更慢。是啊，全村一千多张嘴，都靠他运筹帷幄，他不能走错一步棋。

老爷车吱吱嘎嘎地叫，偶尔碰上坑坑洼洼就一抖。

从崎岖小道到眼前的公路，几次变革都是苏福康一手操持的。高级社并为人民公社，小农经济留下的界限刚打破，苏福康就决心把曲曲弯弯的田岸拉直，这样老百姓上镇能少走许多路，可这要破掉一个娘娘墩。娘娘墩尽管只有牛车盘大小，长满了蒿草，却厉害着哩，她镇住了瓦砾滩的邪神。解放已经八、九年了，偷偷地向娘娘烧香，解钱粮的事仍一年四季不断。听说要破墩，全村躁动，不知有多少人上门向苏福康求情。苏福康不为所动，亲自领着铁锃，率领党员干部、团员青年们去掘墩，岂知十几个老婆婆趴在墩上就是不走，其中一人竟是他的老母亲。老母亲跪在儿子面前哀求：“你别作这分孽吧，否则苏家要绝后的！”老母亲为把儿子拉扯大吃尽了严士达的苦头，苏福康不能不心动，但不敢心软。家国不能两全，他果断地举起了铁锃。老母亲至死没再与他搭一声腔。他每当忆及，心里总不是滋味。

以后，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路也愈拓愈宽。为了能走拖拉机，七一年时加宽一倍，从此，村里人开始买自行车，

骑车的人越来越多，如今有些七、八岁的小孩也会骑了。前几年，这条合乎国家标准的乡村三级公路又经他手筑成，每天行走着许多大卡车、小汽车。他打算，在自己退下来之前，要把路面浇成柏油的。

老爷车走完瓦砾村地界后，登上了国家公路，苏福康想到此行目的，蹬快了车子。

苏福康只有先找到文秘书，然后才能决定该不该与外商联营。文秘书既是他的恩人，又是他的高参。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被严家明一伙人打倒在地。从外乡调来不久的文秘书略施小技，用小数点移位之法，使解放前只在本村开一片小小茶馆店的严家明一下变成拥有数千元资金的不大不小的资本家。于是，严家明反被“踏上一只脚”，苏福康才得以重新回到红旗大队（瓦砾村）掌权。以后，经文秘书点拨，他在本公社第一个响应上级号召种百分之百双季稻，成为七十年代江南水乡一面鲜艳的“农业学大寨”红旗。粉碎“四人帮”后，又是文秘书出主意，使他在彷徨了一阵之后，在全县的样板大队中第一个转弯子搞联产承包、走亦工亦农之路，做到了“青山不老、红旗不倒”。“与其被别人用鞭子赶，不如自己跑到前头去！”这是文秘书屡屡告诫他的一句话，他每有空闲便经常咀嚼。

苏福康来到乡里，见到的是乡长张小弓。这人虽然不过四十一、二岁年纪，却因吃得太狠、个子又矮，肉尽往横里长，那张红得冒油的脸象一只充气太多、行将涨裂的皮球。可以前他当生产队长时，是个精悍的黑脸五短人。苏福康知道自己也太胖了，大概只在这一点上，他才与这个一对

小眼睛总是闪烁不停的乡长能产生共鸣。他与乡长敷衍了几句，就问文秘书在哪里。张小弓说回老家吃年酒还没回来。他与乡长话不投机，正想告辞，乡长看看表，说：“走，上我家去坐一会。我搬场后别人都来了，就缺你！”

苏福康清楚，这位肥肉过多的乡长脸上虽挂着憨厚的笑，骨子里却有分量，他不愿结冤于人，只得笑着说：“好么，那我跟你去参观张公馆。”

苏南的行情，乡镇之间不管资金是否雄厚，都比排场，才造几年的办公楼又都嫌土气了，换上中西结合或更气派的建筑；机关干部家属宿舍也都一幢幢造了起来，设施简直能达到城里宾馆的标准。张小弓是住在二楼上的一个特 大 户，近百平方米面积，猩红地毯，铝合金门窗，各类造型精美的灯具，日立牌冰箱、东芝牌彩电，一套出国访问带回来的录放设备，根据各个房间特点设计的新颖家具……张小弓都让苏福康一一看过。苏福康并不惊讶，这类舒适富丽的住宅他已看得很多，开头有点不能接受，渐渐的习惯了，甚至生出今后也这样搞的念头。

苏福康参观过后乘机告辞。张小弓哪里让他走，在招待所当所长的乡长夫人更及时把佳肴美酒摆成一桌。

苏福康不大会客气，只得坐下。

吃酒是敷衍，苏福康这几年敷衍惯了，也就应付自如。张小弓同样是敷衍老手。两人一边喝洋河大曲，一边谈些什么贷款困难，生丝、染料、塑料粒子紧张，“桑塔纳”贸易价又上涨等不关痛痒的话题。张小弓眼见得“一方诸侯”喝下两盅酒后脸有点红了，递过一支“健牌”，用电子打火机

给对方点燃了，有神的小眼睛盯着苏福康，说：“你大概比我父亲年纪小，只有五十三、四岁吧？”

“五十八岁，老啦！”苏福康吐口烟雾，“身体、脑子都不管用了，党委另外考虑一个人吧！我当顾问、看门都行。”

张小弓笑笑，说：“你是我们乡的擎天柱，到六十岁也不会让你退。不过，这几年你也太辛苦了。嘿嘿，给你配一个副书记吧？”

苏福康心象被刀尖碰了一下，立即悟到乡长请酒的真正意图。哈哈一笑，说：“好啊，让我回去物色物色，一旦选定，马上向党委打报告。”

张小弓做出调皮的样子，一歪头说：“你们村党员的情况我有数，能挑谁呢？还是党委给你配一个吧！”

“不敢劳驾，嘿嘿嘿嘿！”苏福康也做出调皮的样子。

“放心，我保证不选三亲六眷。来，干了这一盅！”

这实际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张小弓当然懂，他脸上笑颜不变，与苏福康碰杯，喝干了又斟满。再谈市场行情，乡与乡、村与村之间的竞争，县、市机关、干部的调动情况等不关痛痒的问题。苏福康喝剩半盅酒时，说：“我手里有几部‘凤凰’十八，你拿一辆去吧。”

“谢谢。”张小弓一脸高兴地与苏福康碰杯，同时也意味着散宴。

苏福康在会客室里又与乡长喝了茶，才适时告辞。

夕阳如胭，平坦坦的田野升腾着氤氲之气，公路上来来往往的吃年酒人更多，差不多成了苏州的观前街、上海的南京路，偶尔驶过来送嫁的车队，红男绿女、轿车、“面包”